

盼！舞龙闹新春

■彭建华

舞龙，是中国乡村一年当中最为热闹的节日。特别是春节里，如果少了舞龙这一行当，那年味也便淡了许多。

中华尚龙。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，曾有应龙（一种有翼的龙）以尾划地，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，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。春秋时代楚国诗人屈原，还将应龙帮助禹治水的事，写进了自己的《天问》一诗之中，流传千古。由此可见，在古代的中国，龙是多么深入人心。

在我的青少年时代，每年春节的舞龙当是必须的。舞龙，先得扎龙。八个竹扎的长圆形笼子，再加一个同样是竹扎的“龙头”，用9根刷了红漆的木棍穿了，披上一块画有红色龙鳞的黄色“龙被”，一条“龙”便大功告成。有时，是一条龙单练，有时是双龙抢珠。那真个是花样百出，游刃有余，龙龙生威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家乡就有一支由村民自己组织起来的舞龙队，全是一群精壮小伙，他们从邻镇请来一位60多岁的矮小老头，一进入闲冬腊月，便在村部大院空坪上练习。此老头从小习武，身手了得，舞龙耍狮都是行家里手。他先从扎马步、翻筋斗、滚地躺、腾挪跳跃等最基础的招式教起，甚至还要教拳击、摔跤、散打等武术套路，然后再教舞龙耍狮的技艺。到了晚上也不停息，几盏大电灯泡将场地照得如同白昼，一群年轻小伙子在大院里生龙活虎、“嘿黑”大吼，练得不亦乐乎。受气氛的感染，一些年轻妹子也是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，吵着嚷着要加入进来。

细想在那个年代，年轻人之所以热衷舞龙耍狮，一是图热闹，二是能学点功夫，特别是女孩子功夫在身，那就是防“狼”有术。来看的人也是络绎不绝，附近院子里男女老幼顶着朔风严寒，围了一层又一层。

到了正月初一，龙队的人穿上大红舞龙服装，先在大村部舞几场开台龙。九个人穿着红色的绸缎衣裤，扎着黄色的头巾和腰带，各擎一根木棍，在顶龙珠的人的指挥下，合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，完成游、盘、翻、腾、穿、缠、戏等舞龙技巧动作。最为精彩的是双龙抢珠，到得热烈处，“呼呼呼……”的鼓点如暴雨般急骤，“铿锵铿锵”的锣鼓声也跟着疾风般席卷而来，两条龙踏着鼓点，驰徐有度，进退有序，时而翻滚腾挪，时而穿梭倒转，被舞成一条流线，却绝不相互纠缠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据说，这是最为考验舞龙人本事的时候，如果技艺稍有生疏出了差池，便会乱套，“龙”也就无法再舞下去。所以，每到这关键时刻，众舞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任何一个人跟不上节奏，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。这样一场舞下来，纵是再身强体壮的小伙，也是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周围有数圈围观的男女老少，随着场中龙舞的精彩，发出一阵阵欢呼喝彩声，不时还对场上某个舞龙者进行现场点评。那份热闹，真有如钱塘潮涨，可谓铺天盖地，经久不息，能点燃每一个人的热情。

随后便到村里十八个院子去巡回表演。龙舞一路，人们跟一路，欢快的锣鼓也响彻一路。那

份威势，热闹中更带震撼。

按照乡里风俗，龙是不能随便进院的，否则对方不知，没有鞭炮迎接就是冷龙，这是大忌，所以必须先得向院里递交拜帖再行事宜。对方接帖后，就可舞龙进院。到了村口，便有人出来接龙，点燃的鞭炮，震天地响，炸出的烟雾弥漫如云似雾。这时的龙，适时而出，恍若腾云驾雾一般，还未正式表演，便有了惊人阵势。入了院子的龙，先在公共堂屋前空地游龙戏珠，再龙入堂屋起伏游走，最后才绕整个院子来个大龙圈，预示吉祥大圆满。有些建了新房的人家，会特地来请龙去屋场单独舞一场。他们一边舞龙，一边大声喊些祝福吉祥的话语，主人乐呵地忙给龙和每一位舞龙的人送上一个红包，至于瓜子花生那更是新年的见面礼，他们没得空闲吃，就有人专事担挑。

这样的场面，一直闹腾到正月十五散灯节。到了这一晚，村部大院里那是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，锣鼓喧天。记得有一年的元宵夜，舞龙之外，居然还加了舞狮的节目。那一夜，龙狮对舞，相互交错，最是蔚为壮观。可想而知，这必是一个不眠之夜。因为，这一夜后，春节结束，村民们又得进入一年的春忙。有了丰盈的收成，来年的龙才会舞得更为热闹酣畅。

可惜的是，后来随着年轻人的陆续外出打工，乡村舞龙的行当也就日渐消停了下来。而今人到中年的我，已有二十余年没有品尝这份热闹大餐。有机会再去看一场久违了的乡村春节舞龙，当为一大乐事。期待这美好的一天，让我也在那铿锵的锣鼓声中，尽情地呐喊，满足自己那颗饥渴的心。

三岁萌娃神思考

■刘新昌

儿子近三岁，伶俐不足，呆萌有加，话都不利索，却偏偏喜欢来点“神思考”。

期末考试一结束，全家人变得慵懒起来，孩子他妈经常带着两个孩子睡到自然醒。

第一个周末，大雾，快十点了，三人还赖在床上不起来，早餐热了一次又一次，我生气地喊：“还不起床的话，我就把早餐倒进垃圾篓里啦。”

母女俩于是磨磨蹭蹭起床，女儿坐在床沿边，边穿衣服边嚷嚷：“弟弟比我懒多了，你看他，还窝在被子里。”

儿子听见姐姐拿他说事，也不做声，翻个身，继续睡了个把小时。

十二点多，吃完中餐，雾终于散去，暖烘烘的太阳出来了，一家人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儿子忽然似有所悟地说：“太阳比我懒多了，才出来呢！”

一天晚上十点半，儿子还不想睡觉，坐在卧室的地板上堆积木，我把灯一关，伸手敲了敲墙壁，

说：“大灰狼来敲门了，快到被窝里来啊！”

平时，听到咚咚咚的敲打声，他会一溜烟钻进被窝里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直到我帮他脱好衣服，乖乖睡下。

可是当晚，他气定神闲地坐在地板上喊：“爸爸，别怕，大灰狼吃得饱饱的，不咬人。”

原来，下午看卡通片《喜羊羊和灰太狼》，里面有个情节，灰太狼吃饱了，外出散步，碰见拔腿就跑的喜羊羊，灰太狼打着饱嗝对喜羊羊喊：“别怕，我吃得饱饱的，不咬你。”

晕，啥时候儿子的记忆力变得这么好了。

有次晚餐前，我要女儿背ABB词语，女儿大声背诵，“金灿灿、红彤彤、绿油油、黑漆漆……”

这时，老婆将饭菜端上桌来，还切了个西瓜，正在旁边安安静静玩玩具的儿子忽然开口，“吃饭饭，吃瓜瓜……”

我和女儿笑到无语。
 女儿学校里流行手持暖宝宝，

椭圆形，鸡蛋大小，拿在手上轻巧，想着女儿上课时手握暖宝宝，不至于冻着，于是就买了两个。

儿子见了，也吵着要买暖宝宝，我指着他圆圆脸蛋说：“你的脸就是个暖宝宝，不信你自己摸摸？”

儿子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将信将疑。

现在出门，只要遇到冷风，他都会将手捂在自己的脸上，一副很享受暖宝宝的样子。

秋冬季节，天气干燥，棉质衣服、羊毛衫与塑胶滑梯摩擦爱起静电，上次带儿子去公园玩，当他从滑滑梯下来时，我去拉了他的手，两人同时被静电电了一下，儿子吓得连忙缩手。

我告诉他，这是静电，只要将手在地面上摸一下就没事了。现在，每次从滑滑梯下来时，他都会在地上摸一下，再拉我的手。拉到手后，儿子会很开心地说：“没有电，真方便。”

呀，这是从哪儿套改的广告词啊！

弟弟来微信说，爸妈问你们一家什么时间回家过年。我手头忙，简复，22日。弟弟很快说，那明天什么时候到家？我纳闷，不是还有一周嘛。弟弟再回复我，晕啊，哥哥你说的是公历，我以为是阴历。

孩童年代在农村，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习惯公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元旦节法定放假这回事。其实，一年之中最期盼的，是看着家里那厚厚一叠挂在墙上的日历撕得没剩几张，知道春节很快就来了。可以穿新衣走亲串门，能够耍花炮有各种好吃，姑姑舅舅给个红包还可以发点小财。

每年春节临近，在外的人儿就会情不自禁地勾起无尽的思乡情绪。脑海里会迸发出许多锁在心灵深处关于家乡过年的场景：宰猪、杀鸡、干鱼塘，扫屋、洗菜、炒瓜子，买鞭炮、贴对联、挂红灯笼……新闻头条里也总是自主地给你推送些关于回家的美文，朋友圈里更是像约定一样，不停地播报着回家的天气，哪条高速公路哪个路段大塞车，又或者意外遇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搭乘同一航班回家。

过年，是一场给自己欢喜的交待。每每到了这个时候，高铁、飞机、大巴、自驾，总有一个在路上。你不难发现，无论是“八仙过海”，还是受尽万千折腾，我要回家过年的主题总是永恒不变。如果你一定要问，到底什么是回家过年？我想干脆地告诉你，就是为了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地聚餐吃饭。坐在自己家的桌子上，陪着一桌子至亲的人，吃着你从小就习惯的味道，这种过年的感觉就叫幸福。

从外面回到家乡，在家人面前，你就是他们眼中一直的那个大伙、那个细女，众人口中的那个大侄子、小妹伧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不需要像公务场合那样讲究，也无需如商务活动那样正式，完全就是本色出演。亲人们最关心的是，你还喜不喜欢这道菜的做法，习不习惯这样的咸淡，还有就是，从城里带回的小晚辈适不适应这样的香辣。回家时间虽说不长，但你一定会发觉，吃饭是整个在家期间最繁忙最头等的一件事，从叔叔家吃到姑姑家，又从姨妈家走进舅舅家。我比较幸运，娶了同一个地方的老婆，因而可以前五分钟在自己家吃饭，后五分钟被小舅子叫到岳父母家的饭桌。

除了吃香喝辣，过年最要紧的事就是走亲串邻。亲戚邻居，你来，我往，常来常往也就亲上加亲，邻里亲近。过年里，家家都会大气几分，人也变得大度许多，平常日子里左邻右舍要是有个小磕小碰，一声“过年好”也就一笑泯了恩怨。亲戚之间的登门拜年，则相互之间心存感激之情，家人之间架起了一条纽带，彼此间更加相亲相爱，一起坦荡面对来年的风风雨雨。

常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从老家回到自己的小家，这样带有一点点忧伤的场面终归也是要来的。

一辈子舍不得离开乡村生活的父母亲和岳父母，他们在目送我们子女合上车门的那一刻，心里总是落个空空的。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长大，最后一个个飞得远远。有好几次，我看见七十多岁的岳母娘，一直站在街口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车，而车上身旁的妻子，把头靠在我肩膀上，轻轻地抹着眼泪。

过年后的分别，是为了下一个更好的相见。

行走一生的脚步，起点终点都是家。隆重地来，悄然地走，过年回家，就是一年365天里最暖心的仪式感。

回家过年，起点终点都是家

■龙建雄